

国图藏清代苏诗未刊评点三种述要*

樊庆彦

苏轼的诗歌创作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成为评点的重点对象。清代是苏诗评点的高峰时期,除为人所熟知的查慎行、汪师韩、纪昀等人的已刊评点外,尚有多家未刊评点,对于苏诗研究及清代文学批评研究不无裨益,惜未为人所重视,现择取国家图书馆所藏三种清代苏诗未刊评点概述如下。

一、何焯的评点

何焯(1661-1722),初字润千,后字岫瞻,晚字茶仙,号义门先生,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何焯对前人诗文多所校注评鹭,其后人曾整理而成《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号:2903)和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索书号:SB06030)著录何焯批点清康熙三十八年宋荦刻本《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总目》二卷《续补遗补注》二卷《王注正讹》一卷《东坡先生年谱》一卷。此本十册,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义门读书记》中未载该评本。国图藏书目录题:“□哲临陈景云录何焯批点。”该评本卷首有□哲题识云:

此集凡题首用朱笔圈出者,俱系何义门太史所选定,其诗圈点评语,悉照拜经楼旧藏陈少章先生临本过录,其不入选者,犹未及之,他日更当补其全焉。同治丁卯六年中秋□哲识,时年六十有一。

据题识可知,该何焯评点本乃是□哲于同治六年(1867)过录的拜经楼旧藏陈少章临本。由于该评本资料阙如,□哲究为何人难以确知。陈景云(1670-1747),字少章,号文道先生,江苏吴县人。“少从焯游”,“博闻强识”,尤“长史学”,为文“简严有法”^①。

吴騫撰、吴寿旂辑《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五“王梅溪集《百家注东坡先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时期未刊文学评点的整理与研究”(06JJD75011-44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四八四《列传》二七一“文苑”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3369页。

生诗集》”条曰：

右《苏诗王注》三十二卷，末二卷为《和陶诗》。何义门先生评本，每卷皆题记岁月，卷末记云：“苏诗仅三十二卷，阅之匝月始毕，读书如此作辍，虽慧者难望有成。况愚钝如子者乎？放笔为之惘然。癸酉九月，抄摘坡公佳句，五日而毕，漫记书尾。”此本先君子从知不足斋借临。书后云：“乾隆乙未，以文购得‘王注苏诗’及《唐音戊签》并何义门太史评本，凡去价十千。”苏诗是陈少章先生临本，因从之假归，请朱君允达录于此本，《戊签》别自临之。时丙申夏五吴某记。^①

根据吴騫所记，拜经楼所藏陈少章临本为何焯的“王注苏诗”评点本。则最有可能者便是，国图所藏何焯苏诗批本，乃是□哲将拜经楼旧藏陈少章临何焯“王注苏诗”评点内容过录到《施注苏诗》本。由此也可以推断，何焯评点苏诗时为康熙癸酉三十二年（1693），是年九月批完。陈少章所临何氏评语的时间尚不得而知。该评本虽非原批，但因原批今实已难见，故此本具有研究的价值。

何焯批点苏诗共八百余条，用力甚劬。对于苏诗之成就，何焯评价甚高。如其评《雪后书北台壁二首》曰：“坡知密州时作，偶然用韵极险，而再和尤佳。或谓坡诗律不及古人，然才高气雄，下笔前无古人也。观此《雪》诗，亦冠绝古今矣，虽王荆公亦心服，屡和不已，终不能压倒。”但他认为这并非苏轼刻意为之，而是信手所成，达到了艺术创造的自由境界。如评《宿临安净土寺》“句句妙，不经意所成”，其中“微月半隐山，圆荷争泻露”句“无意求工，幽光自然”。评《秋怀二首》（其一）曰：“随手写述，触眼感叹。”评《送碧香酒与赵明叔教授》曰：“总是信手而成，脱尽畦径。”评《焦千之求惠山泉诗》曰：“以文为诗，此等亦是随手所成，不甚经意。”评《记所见开元寺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子由》“翔禽哀响动林谷，兽鬼踟躅泪迸泉”句曰：“刻划处出之，却极轻便，所以不可及。”评《秦穆公墓》曰：“意有所感，泛手而成，非好为异论与故作变调也。”评《泗州僧伽塔》曰：“至理只在浅语中。”评《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分韵得月明星稀四首》曰：“不甚着意，却亦潇洒可爱，由其胸次无一点尘滓也。”在何焯看来，这种挥洒自然的创作，既是苏轼文才使然，也是缘于其旷达之心胸而得之。

苏轼为文喜欢翻奇出新，不循常理。何焯对他这种不苟俗论的学术态度也表示支持和赞赏。如《秦穆公墓》云：“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苏轼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并申论之：“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查慎行认为：“议论自开辟，但事出六经，恐难翻案。”何焯却肯定说：“翻案好”。他认为：“《诗·黄鸟》郑笺云：‘从死，自杀以从死。’此公诗所本也。疏家谓穆公命从己死，此臣自杀从之，则颇非郑之本意。故公诗复举‘不诛孟明’，以证明其

^①《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中华书局，1995年，第669页。

不然。”何焯治学严谨，精于考订校注，“凡经传子史、诗文集、杂说、小学，多参稽互证，以得指归。”^①故所评苏诗亦是考评结合，诗史互证。又如《监试呈诸试官》中云：“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饮。”纪昀评之曰：“‘麻衣’二句真语，非通人不肯道，然是用晋李恹意。”语焉不详，隔靴搔痒。相比之下，何焯的评论则脚踏实地，明白深入：“亦用李事。此痛士子尽从王氏，不能为公等之学，故先自谦以发端。”指出了苏诗的刺时讥世之寓意。另如评《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句曰：“《书·益稷》篇传‘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苍然生草木’，公诗用字之深博，不在荆公下也。”如此之类，均考之有据，言之可信，不仅有助于苏诗的认识理解，也显示了何焯敏锐独到的学术眼光。

何焯还体察到苏诗在不同阶段的风格变化特点。他认为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前，诗风豪放，意境恣肆。如其评《别岁》曰：“令人茫茫回首。”评《中隐堂诗》（其三）曰：“幽独如许。”评《王维吴道子画》曰：“句句写出雄放清厚精神。”评《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曰：“写出苍凉。”评《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曰：“淡而悲。”这是因为苏轼刚出仕不久，力图有所作为，探索人生的真谛，却又对仕宦人生感到迷惘与怀疑。兼之北宋诗歌革新运动提倡学杜，他在这一时期的诗作更多地受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影响。而在苏轼政治上经受了大起大落之后，何焯感受到其诗风转为清淡高远，更重视心灵的恬适自得和精神的超凡脱俗，妙解人生，呈现出谐、理二趣共存的特色。如评《泗州僧伽塔》曰：“说理透快，使人黑昧顿豁。”评《赠莘老七绝》曰：“愤时语写得骏快。”评《陪欧阳公燕西湖》“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句曰：“达人之言快然。”评《濠州七绝·观鱼台》曰：“即用《庄子》语作开合。”何焯秉性耿介，遇事直言辨正，因而常遭妒忌中伤，仕途坎坷，对苏轼的曲折际遇与性格变化也是深有感触，知人论诗，其体会也真，故发言也切。

苏诗的艺术风格，宋人就以为它是多样化的。陈师道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②张戒则认为：“苏子瞻学刘梦得，学白乐天、太白，晚而学渊明。”^③何焯也极为注意苏诗对前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继承与借鉴，随处加以比较和提示。其中多为中规之词，如评《和子由踏青》“人闲正好路旁饮，麦短未怕游车轮”句曰：“学昌黎气味颇似。”评《石鼓》“忆昔周宣歌《鸿雁》，……岂有名字记谁某”一段曰：“此段波澜老成，纯乎少陵。”评《宋叔达家听琵琶》曰：“似义山体。”评《和子由

①（清）沈彤：《翰林院编修赠侍读学士义门何先生行状》，《义门读书记》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1276页。

②（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138页。

③（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苏轼资料汇编》，第300页。

中秋见月》曰：“逼近太白。”评《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曰：“已得柳州深致。”亦有赞赏之语，评《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勛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迎人截来翥逢箭，避犬逸去穷投置”句曰：“《羽猎赋》逊其精炼。”评《游金山寺》“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句曰：“缥缈无迹，并非青莲所及。”但也时见批评之言，如评《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曰：“香山后身。”指出其冗沓、率意之弊。评《真兴寺阁》“侧身送落日，引手攀飞星”句曰：“二句终逊‘七星在北户’矣。”评《送范景仁游洛中》曰：“规模杜诗，非公本色。”评《秋怀二首》曰：“此等极学晋宋人语，但无远旨。”均是中切之论。不但足见苏轼接受前代文学影响之广泛及复杂性，也可见何焯视野之开阔。

何焯同时指出，苏诗的可贵之处不但在于学习古人，尤在于坚持本色，保持独立的创作个性。如评《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曰：“自起至结，无一语不属对，章法独创。”评《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曰：“似王又似韦，于集中为变调，正见才人无所不能。”评《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曰：“又创一格，可为叠韵法。”评《和子由四首·首夏官舍即事》曰：“此诗变体，后人殆难继也。首唱两句自说榴花，下面如何着语？似乎甚难，却自想‘吾庐’之好，而恨此身之未归。第五、第六却又谓不是无酒，只是心事自不乐耳。至尾句却又摆脱，而归宿于湖上之寺，盖谓虽未可遽归之，出游僧舍亦可也。变体如此难学，故书之，以见苏公大手笔之异。如复《贺新郎》词后一段，全说榴花，亦他人所不能也。老杜‘即看燕子入山扉’以下四句说景，却将后四句说情，则甚易耳。善变者将四句说景括作一句，又将四句说情括作一句，以成一联，斯谓为难。”能够在传承中创新，这也是苏诗能够长存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何焯的批点可谓探骊得珠，画龙点睛。

何焯评点苏诗不仅注意从大处着眼，整体把握，还对苏诗的遣词造句、开头结尾等细微之处严加推敲，其中也是褒贬兼具。如评《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君看藜与藿，生意常草草”句曰：“结句于慕藜外另生头绪，与全首不合。”又如评《和董传留别》“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句曰：“句虽腐却厚。”评《有美堂暴雨》“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句曰：“起句写出雨势之暴，不嫌其险。”“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句曰：“‘海立’二字用之自东坡始，此联壮哉。”“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句曰：“二语气象开阔，后难为继。”评《大风留金山两日》“灞山道人独何事，半夜不眠听粥鼓”句曰：“结得无味却妙。”评《谢人见和前篇二首》“忍冻孤吟笔退尖”与“冰下寒鱼渐可叉”句曰：“文字可谓缚虎手，‘尖’、‘叉’二字和得全不吃力，非坡公天才，万卷书胸，未易至此。”评《祭常山回小猎》“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句曰：“颈联自雄，才人本色。”如果结合苏诗的艺术特点观之，何焯可谓公允之论。

二、何绍基的评点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蝓叟。晚清学者、诗人、书法家,著有《东洲草堂金石跋》、《东洲草堂诗文钞》等。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号:2900)和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索书号:SB06507)著录何绍基批点清抄本《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续补遗》二卷。此本两册,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题跋。

上海图书馆藏有何绍基批点的清康熙三十八年宋荦刻本《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总目》二卷《续补遗补注》二卷《王注正讹》一卷《东坡先生年谱》一卷。此本十册,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书后有何绍基跋曰:

同治乙丑五月,广信舟中阅欧阳文忠集,粗竟于廿六日。接看坡诗,随手批选,廿七八九至闰五月初一阅竟。接阅传志年谱,初二日至江西粮道段培元署暂住,灯下阅毕。此本是吴孺子雋在杭州购得,余携至舟中评点,将来当付之。虽然草草,然评苏大意,想在是矣。蝓叟记。

将上图和国图两种批本对比发现,尽管二者批语并无相同之处,但批点笔迹基本相同,大致可以确定国图藏本应为何绍基评点本。因时间仓促,上图藏本何氏批阅“草草”,前详后略,且并未如其所言“阅竟”。而国图藏本虽难以确知其批阅时间,但何绍基基本“阅竟”,批语较上图藏本繁多,因此也更能够映现出他的诗学观念。

何绍基论诗主张“人与文一”、“先学为人”^①,他注意联系苏轼的身世遭际、生平思想与政治态度,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看待其写作心态。如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曰:“时坡公甫出仕,已作此语,而一生为官职所羁,何耶?”评《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弟二首》“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句曰:“非疲苦安得此佳语。”评《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迂疏无事业,醉饱死游遨”曰:“未免应酬。”评《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种柏待其成,柏成人亦老。不如种丛篁,春种秋可倒……”一首曰:“托喻感慨。”评《九月中曾题二小诗于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游见而录之》“谁谓江湖居,而为虎豹宅”句曰:“南溪真有虎豹耶?抑寄喻耶?”评《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醉翁门下土,杂沓难为贤”句曰:“言贤者之多也,语淡意激。”在何绍基看来,苏轼许多发自肺腑、充满身世之感的优秀篇章,都是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这也与何氏强调写诗直抒“性情”、建立“真我”的论点相合,自然寓意深远。如其评《傅尧俞济源草堂》曰:“说尽情事。”评《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留连知无益,惜此须臾景”句曰:“真挚。”评《秋怀二首》“苦热

^①(清)何绍基:《使黔草自序》,《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2008年,第695页。

念西风,常恐来无时。及兹遂凄凛,又作徂年悲”句曰:“真情境。”评《和子由寒食》“忽闻啼鴂惊羁旅,江上何人治废田”句曰:“远意。”评《冬至日独游吉祥寺》曰:“语意甚远。”评《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曰:“归意止事及,而语意深远。”评《陌上花三首》“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歌缓缓妾回家”句曰:“读之生怆。”亦见何氏批点苏诗用情之深。

何绍基由于仕途挫折,性情拘检,“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①,而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对苏轼怨刺之言屡加警示。如《送刘攽倅海陵》直刺新法,何氏曰:“此诗岂可令介甫见耶?”评《送刘道原归覲南康》“聊借旧史诛奸强”语“得无过激乎?”评《寄刘孝叔》“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句曰:“前直言时事,忽着此淡劲语,足见此篇止借题发泄,非为孝叔而作也。”评《和钱安道寄惠建茶》曰:“一茶耳,褒‘骨鲠’,抑‘权幸’,借题发泄,自然生态。其实建茶有何佳处?”有时他还由作品发为联想,推己及人,借以劝世。如评《和子由苦寒见寄》“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句曰:“此两语,吾于子毅同之,今已矣”。评《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栖迟那可追”曰:“‘今日栖迟那可追’,真有味之言。吾尝谓:落第是好事,又好多读两年矣,与公此言合”。但是作为一正直文人和朝廷循吏,何绍基对黑暗社会多所认识,对民生疾苦多所同情。如其面对国家兴衰,也禁不住写出了“愁风闷雨人无寐,海国平分鬼气多”(《沪上杂书》)之类讥刺时政的诗作,表达了对外国侵略者盘踞租界的深深愤慨。同样他在评点苏诗中也时而以古讽今,借以刺时。如评《和子由蚕市》尾联“诗来使我感旧事,不悲去国悲流年”曰:“流年之悲,乃甚于去国。”评《秀州僧本莹静照堂》“君看厌事人,无事乃更悲”句曰:“道尽人情。”评《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曰:“杭州求雨、求晴,惟观音是恃。‘白衣’句因有喻意,却亦纪实也。”透露出他对现实的关注和慨叹。而对于《石鼓》中“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柠。当年何人佐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狗。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云云,何氏不禁大呼:“能骂作小篆之丞相斯,真解人也,波澜阔极。”语中不无对苏轼忠君爱民赤诚之心的赞赏之情。但总起来看,这种认识、同情和愤慨是有限的,大体不出封建伦理范畴和忠正士大夫的标格。

何绍基以宋诗为主臬,以苏轼为主要宗尚,自然也关注苏诗的艺术效果。张道说苏轼“博极群籍,左抽右取,纵横恣肆,隶事精切,如不著力;尤熟于史汉、六朝唐史,《庄》、《列》、《楞严》、《黄庭》诸经,及李、杜、韩、白诗;故如万斛泉源,随地喷涌,未有羌无故实者”^②。因而其文“音调清亮,笔势雄杰,有穿

①(清)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自序》,《何绍基诗文集》,第3页。

②(清)张道:《苏亭诗话》卷第一《考摘类》,《苏轼资料汇编》,第1998页。

云裂石之声,有冲霄贯日之气”(《策略四》钱文登评语),“长江一泻千里,而波澜曲折,自有妍姿,真文人之豪也”(《司马温公神道碑》唐顺之评语)。这与何绍基的论点不谋而合,何氏做诗讲求理足、气盛、情真、词雅,起处有真意,而终篇混茫。他认为苏诗同样具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和恣肆纵放的意境,如其评《游径山》曰:“遒劲跌宕,有骏马奔川之势。”评《真兴寺阁》曰:“一气持满,坡集中亦属仅见。”评《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勛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曰:“波澜通峭。”评《和晁同年九日见寄》曰:“不想宕开如许远,妙。”而在何绍基看来,这种气势和意境在苏诗的开笔与结语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其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曰:“起得突”。评《留题延生观后山上小堂》首联“溪山愈好意无厌,上到巉巉第几尖”曰:“起得突远。”评《石鼻城》起句“平时战国今无在,陌上征夫自不闲”曰:“起语道破,使行人一慨。”评《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曰:“起有力。”其评《监试呈诸试官》曰:“亦是作论起结,激昂生态。”评《秦穆公墓》曰:“通首似论矣,赖有结语便有神。”评《西斋》曰:“结语感慨。”评《大秦寺》曰:“结句亦宕甚。”虽点到即止,却一语中的。

宋人尚议论,苏轼也喜好以文为诗,纵放恣肆,直抒胸臆,议论英发,但有时以抽象议论代替形象表达,过于直露率易,忽略了诗须凝练含蓄的内在特质。何绍基也指出了苏诗的受病之处。如评《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曰:“语涉率。”评《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之“孙巨源”曰:“作诗不必如此直遂。”之“刘莘老”曰:“披露尽矣。”评《甘露寺》曰:“颇嫌太散漫。”评《和欧阳少师寄赵少师次韵》曰:“何太率易。”评《盐官绝句四首·僧爽白鸡》曰:“骂人太甚。”评《吴中田妇叹和贾收韵》曰:“直切。”评《景纯复以二篇一言其亡兄与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韵》曰:“仅管次韵,有何意味,公于此浪费烟墨矣。”评《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弟二首》曰:“直骂。”评《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曰:“含糊酬应。”当然,这些受病之处与苏轼公务繁忙或交游广、应酬多而消耗才思,致使作品不够精明也不无关系。但同样显示出何绍基精湛的学术功底和高超的艺术水准。这既是何绍基固守“温柔敦厚”传统诗教的本能反应,也是他作为近代宋诗派的主要理论家,倡导“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合一”诗学理论的表现。

三、翁同书的评点

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又号萼斋,翁心存长子,翁同龢兄。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后任安徽巡抚,晚清书法家、藏书家。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号:2912)和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索书号:SB06088)著录翁同书批注清康熙三十八年宋荦刻本《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总目》二卷《续补遗补注》二卷。此本八册,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

单鱼尾,四周单边。无题跋。卷首页钤“宝瓠斋藏书”、“翁同书字祖庚”、“均斋秘笈”等藏书章,可知是翁氏藏书。翁心存曾为咸丰、同治两朝帝师,喜藏书,购得好友陈揆稽瑞楼所藏珍稀善本上万卷。去世后,藏书多传给了长子翁同书。翁同书长幼弟翁同龢二十岁,两人关系甚密。翁同书早逝,将全部藏书传给了翁同龢,故该书亦钤有“均斋秘笈”之章。

苏诗门户广大,风格多样,他对前人的借鉴、学习呈现出一种兼收并蓄、转益多师的态度。翁同书对苏诗与前代诗人之间的渊源关系有全面的论说与评析。或指出苏诗之化用前人诗句,如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苦寒念尔衣裳薄,独骑瘦马踏残月”句曰:“此乐天句。”评《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首句“马上续残梦”曰:“首句用唐刘驾语。”评《留题延生观后山上小堂》曰:“后四句与义山《碧城》诗相近。”评《送岑著作》“临行怪酒薄,已与别泪俱”句曰:“十字似郊、岛。”或指出苏诗之借用前人诗意,如评《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曰:“职役之劳与夫妨农病民之实历历如绘,所以指陈得失,有《国风》、《小雅》之遗。”评《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其一“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留连知无益,惜此须臾景”句曰:“即李陵‘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之意。”评其二曰:“本是直抒胸臆,读之乃觉中心菀结之至者,此汉魏人绝调也。”或点出苏诗之学用前人诗法,如评《王维吴道子画》曰:“以史迁合传论赞之体作诗,音节疏古。有‘罗浮两山,风雨离合’之妙。”评《僧清顺新作垂云亭》曰:“似柳州诸记。”评《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曰:“用古事贴人姓,此本古法,少陵集中多有之。”

苏轼对于丰富的文学遗产既有继承,同时又加以改造、发展,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特色。翁同书在指出苏诗与唐诗的艺术渊源的同时,亦能对苏诗新变与开拓的一面有充分的认识。如其评《石鼻城》“独穿暗月朦胧里,愁渡奔河苍茫间”句曰:“‘苍茫’二字俱读从上声,自东坡创用。”评《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曰:“历陈古事,不复再加论断,截然而止,此格尤为创见,然正是汉魏人遗意。”评《古缠头曲》曰:“力避江州《琵琶行》旧调,是名家用意处。”由此可见,苏诗之所以拥有如此高的成就和地位,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点乃是在继承中有所创新。翁氏也为后人指出了学习前人的正确途径。

翁同书还特别注重对于苏诗某些艺术手法与技巧的评点。如他对苏诗章法、句法的分析,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句曰:“转进一层,曲折遁宕。”这与纪昀对此句的评语“作一顿挫,便不直泻”异曲同工。又如他评《戏子由》曰:“先将子由与自己分作两段对写,末用四句总结,章法老洁。”评《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之句曰:“长句磊砢,笔力具有虬松屈盘之势。真可匹敌杜陵。”评《十月十六日记所见》末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饮此觞”曰:“一笔扫去,绝妙

收束。”评《游金山寺》曰：“一往缥缈之音，收处不但结构天然，音节亦复妙绝。”而在《石鼓》中，其评更为全面：“‘细观’以下十八句，铺叙《石鼓》之文词字迹，是第一段；‘忆昔’以下十六句推原溯委，铺叙典重，是第二段；‘自从’以下十六句，凭吊古今，却以‘六经’、‘九鼎’作陪，澜翻无竭，是第三段。”以此可益于把握该诗的内容层次和篇章结构。翁同书还对苏诗对仗、比喻、用典等特殊手法作了简洁有力的分析。如评《守岁》首句“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曰：“设喻甚奇。”评《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曰：“自首至尾皆用对话。”评《孤山二咏·柏堂》“双干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见太平年”句曰：“对法不测之至。”评《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萱草》曰：“此首只以对照见意，竟不说破。萱草以比君子，牵牛以比小人。”评《和钱安道寄惠建茶》曰：“建茶以比君子；草茶以比小人。”评《贺陈述古弟章生子》曰：“全篇用事。”点出了苏诗艺术手法的丰富性与创造性。

翁同书早年致力于注疏考证，兼及史学，故所撰批语，多有注解性内容。如《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孙巨源》中有“人情贵往返，不报生祸根。坐令平生友，终岁不及门。南来实清旷，但恨无与言”句，翁同书评曰：“介甫柄政，同舍禁相往来。”《和董传留别》“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翁氏评曰：“董时未娶，故有第六四句。”提供了苏诗创作的背景材料，颇助于读者了解作者之寓意真旨，发挥本事批评的功能。如果将评点者对于苏轼作品的不同见解加以梳理分析，还将有助于廓清研究线索，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作品。

以上三位苏诗评点者，均为清代著名学者，精于考证，文史淹博。他们的欣赏趣味虽然不同，评价角度也各有差异，但均以卓尔不群的见识和直言不讳的态度对苏诗进行评点，具有高超的学术水准和重要的诗学价值，无疑丰富了对苏轼本人及其诗作的理解。不仅如此，这些评点材料本身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学术亮点，与时代社会背景及文化思潮有着密切关联，将它们会通观之，亦能够深化我们对清代文学批评史的认识。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